

建筑无可替代

Why Architecture Matters

〔美〕保罗·戈德伯格 (Paul Goldberger) 著 百舜翻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建筑无可替代

〔美〕保罗·戈德伯格 (Paul Goldberger) 著

百舜翻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建筑无可替代 / (美) 戈德伯格著; 百舜翻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74-0575-8

I. ①建… II. ①戈… ②百… III. ①建筑学
IV. ①TU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6547号

WHY ARCHITECTURE MATTERS by Paul Goldberger
Copyright © 2009, 2011 by Paul Goldberg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15-2010-128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50毫米×210毫米

6印张 72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建筑/设计

前言

Introduction

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建筑，但这并不能说明建筑无可替代。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建筑除了能为我们遮风挡雨之外所能做的其他事情。建筑有一种诗歌、文学和绘画所不能达到的功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建筑是我们的生活所必需的。但建筑物能够给予我们庇护这一事实并不是本书书名所提问题的答案。如果答案这么简单的话，也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当建筑不再是仅仅为我们遮风挡雨，当建筑开始阐释世界的某些内涵时——当建筑开始具有艺术特质时，它便开始变得重要了。你可以说建筑是当人们在建造房屋时所伴有的意识的产物，这一意识即他们认为自己建造房屋不应仅仅是为了实用。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像把房子的前门粉刷成红色一样，或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像创造一扇玫瑰色的教堂的窗户一样。它可能是随意的，像一扇窗户周围的一条装饰板条一样，或者是经过精雕细琢的，像巴洛克风格教堂的天花板一样。一幢有着圆柱形门廊的墙板村舍是建筑；一间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屋子也是建筑，在这间屋子中每面墙的每一寸、每扇窗和每扇门都是精心思考的结构的一部分。赖特喜欢说，建筑开始于他在美国草原上开始建造向四面延伸的现代房屋时；密斯·凡·德·罗则更为诗意且谦虚地说，建筑开始于“两块砖第一次很好地放在一起时”。

建筑的形成与建筑物逐渐灌输给我们情感反应的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筑物可以让我们感知，也能让我们思考。当建筑伴随着我们头顶上的屋顶带给我们欣喜和悲伤、复杂和敬畏时，它便开始变得重要了。当它制造静谧和兴奋时它开始变得重要，我不得不说，当它激发出焦虑、敌意或恐惧时它也同样开始变得重要。建筑物能够做到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它们代表社会理想；它们是政治声明；它们是文化符号。建筑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社会思想的物质象征，是我们以具体形式表达我们对共同立场观念下的信仰的最可靠方式。一个社会建造的方式有时能告诉你所有你需要了解的这个社会的价值；只要看看新泽西的雷德伯恩（Radburn），你将会知道它是一座用来控制汽车的乡村建筑，同样不用花太多时间便能知道波西塔诺（Positano）和意大利阿玛尔菲海岸（Amalfi Coast）的其他建筑的建造与海有关。你能够理解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枝繁叶茂的周边环境和长岛（Long Island）的莱维敦镇的乡村住宅之间的区别，我怀疑通过将格林威治的房屋与长岛莱维敦镇的房屋进行对比，要比观察两个社区的居民更容易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与其建筑相比，其居民则更容易误导你。

建筑物同样也是对记忆力的见证。在很多年后，当回到一所房子、一间学校、一家旅馆或其他一些场所，并且在这些场所中你生命中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发生过，你会难以避免地发现这些建筑本身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过去的味道，强烈到你根本无法忽视它。建筑历史学家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说过建筑是每代人之间跨越时间而进行的对话，尽管你可以说所有形式的文化艺术都是如此，但在建筑中这种对话是最为显著的，最为明显的，最不可忽视的。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对话中，但我们却不得不去聆听这一对话。仅仅是这一原因，便可以说建筑是重要的：因为它在我们所有人的周围，并且我们周围的事物肯定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微妙的且几乎察觉不到的，或者它可能会动摇我们的核心，而且这种影响会一直存在。

因为建筑就在那儿，当我们没有寻找它或者甚至选择不去注意它时，它将其自我展现给我们，使得以一种稍微不同于我们讨论巴洛克式的音乐或文

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的方式对其进行思考变得有意义，也就是说，不仅依照伟大著作对建筑进行思考是有意义的，依照每天的体验对建筑进行思考也是有意义的。不管人们是否想让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建筑都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可能参观过沙特尔多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图行为，这如同你可能选择读《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或是决定听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的表演，但是你生活在许多其他建筑中，生活在这些建筑的周围和旁边，这些几乎都不是你选择要与之相伴的。其中有些可能是佳作，而有些则是和低廉的小说或电梯音乐一样的建筑。在谈论文学的意义时不谈丹尼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这完全合理，但你能在没看过缅因街（Main Street）时便体会到建筑的影响吗？

我认为不会，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谈论每天观看建筑的体验，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建筑无可替代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是唯一的原因。就这点来说，大师作品同样重要，它们也将获得很大关注。最伟大的建筑给人以最伟大的建筑体验时刻，这么说并没有错。对我来说它们当然有此效果。但我更愿意观看建筑，不是把它们当作一连串大师作品的故事，一本开始于金字塔和帕台农神殿并延伸到沙特尔多大教堂、泰姬陵、圣母百花大教堂、劳伦图书馆和圣保罗大教堂，然后讲到路易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作品的英雄小说，而是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的连续。密斯曾说，建筑“是一种被转换成空间的新时期的意愿”。建筑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有时是其中那些普通的建筑告诉了我们最多的东西。

对有些读者来说，建筑肯定以一种比我所认为的更为具体的方式显示出了其重要性。对有些人来说，建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建筑物是最重要的能量消费者（远比汽车多得多），如果我们不去减少消耗在建造和维护建筑物中的能量，我们将处于一种极其糟糕的状态，这比每位宝马迷你库柏（MINI Cooper）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车换成悍马（Hummer）还糟糕。我十分赞同绿色建筑运动的紧迫性，也很赞同建造可持续建筑物的智慧和实用性。在过去十

年中最鼓舞人心的发展之一，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建筑行业采纳了环保运动的价值观，并且将许多这些价值观变成了自己的。因此我完全赞成可持续建筑发展，我不在书中对此进行讨论，仅仅是因为我的意图是要从一个广泛且不那么技术的角度来看建筑。但毫无疑问，建筑一直以来展现其重要性的方式之一，便是它使用能量的方法，减少建筑物能量消耗必须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同样，我确定有读者会感觉建筑之所以无可替代，是因为建筑业在我们的经济中占据着巨大的地位，并且如果我们能使它变得更有效的话，整个经济都会获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建筑之所以无可替代，是因为建筑技术正在经历着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让我们能够建造出建筑师曾经都想象不到的各种建筑。肯定也有读者认为建筑之所以无可替代，是因为人们对房屋的渴求以及建筑有潜力解决这类问题以及其他紧迫的社会需求。我再一次表示赞同，并且肯定会在第一章末以有限的方式对建筑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关于绿色建筑、经济学以及建筑技术方面的问题便不会在书中着重讨论，但我十分认同它们的重要性。

本书不会就一种单一建筑理论进行讨论，不会讨论一种能给建筑师规定出形式并向我们作出解释的兼容并蓄的世界观。我不认为对于好的建筑来说有一种通用的方法；即便在建筑风格比我们现在建筑风格更为一致的时代，不同建筑师在建造建筑时也总是采用无数种方法。我为任何风格任何时期的最优秀建筑而感到兴奋，尽管本书的重点几乎仅仅是侧重于西方建筑，但我所谈论到的有关空间、象征和形式——有关普通建筑和特殊建筑之间的关系——适用于所有文化的建筑中。在不同文化中建筑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我们对于基本事物（如比例、规模、空间、材质、材料、形状和光照）的体验不会因建筑本身样子的不同而不同。对此的理解和对这些基本事情的探索最让我感兴趣——肯定比任何认为只有一种建筑方式的理论、教条或是文化传统都更让我感兴趣。

作为艺术家，建筑师经常以不同的方式看事物，并且他们应该这样做：如果你相信有这种真正的方法的话，这可能会有助于产生一种重要的作品实

体。理论所展示的障碍物在形成艺术时对艺术家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不认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其余的人对艺术进行欣赏和理解。

但是如果不是理论，那是什么？用密斯的话来说，是什么决定砖头能否很好地放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建筑让人兴奋而另一些建筑让人压抑？为什么有些建筑是令人快乐的而有些则让人感到痛苦？为什么有些根本给人留不下什么印象？

如果有很多条路都能通往建筑天堂的王国，这并不意味着路两边没有路牌。我们需要一些事来帮助我们去伪存真。有些路牌仅用作审美：例如，很多比例都是基于所谓的黄金分割的尺寸之上，大约是 3×5 的长方形，这种长与宽的比例尤其让人赏心悦目，既不会太过于四方，又不会太长。我们可以对此及其他使建筑物赏心悦目的组合进行分析，直到我们精疲力竭，但这样的分析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最终尽管建筑能够到达很高的审美高度，但它却能从审美及其他因素的平衡中获得其意义。它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复杂但又总是矛盾的条件组合，在这种组合中艺术试图找到一些与世界现实相关的缓和因素。建筑往往是对限制的一种回应——物理的限制、经济的限制或是功能需求。如果将建筑纯粹地视为是艺术或者一种实际追求的话，那么它将永远不会真正被人们所领会。

在艺术学中，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问道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被推崇的艺术和被无视的艺术之间的区别。她说：“很多年前，当我非常短暂地和一名拥有一座不错的地窖的股票经纪人住在一起时，我问他我怎样才能学会和红酒有关的东西。”

“‘喝红酒’，他说。”

确实如此。体验不是充分的，但却是必需的。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再看一遍，然后再看更多遍。如果与品尝很多红酒能把人变成红酒专家相比，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证艺术鉴赏能力的话，但是它可能是唯一可能的起点，并且最终会是漫长学习过程中最紧迫的一部分。这本书坚决支持体验这种方式。在沿街散步和读一本建筑历史著作之间，我将选择散步和真实感官的力量。事实上——无论是风格特点、一些模糊的古典建筑的名称或是伟大建筑师的

生日——随后在书中都能找到。待在建筑空间中的感觉——那种感觉会是什么样子，它怎样冲击着你的眼睛并撩拨着你的心弦。如果幸运的话，它还会让你的脊椎感到一阵发凉——这种感觉只有在身处建筑空间中时才能理解。

对建筑来说每件事都有一种感觉，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一种感觉。不仅仅是大师作品有这种感觉，建筑世界里的每件事都有其自身的一种感觉。本书的目的就是解决当我们站在这些事物面前时，它们是怎样让我们产生感觉的，以及建筑是怎样在情感和精神上影响我们的。这本书不是建筑历史书或者一本建筑风格指导或者一本建筑字典，尽管它包含了这三类书籍中的各种元素。我希望它传递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鼓励你去看，去逐渐学习如何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寻找本质，而非肤浅的风格细节。对意图进行思考，但不要对其太过于宽容，因为这些会使更多糟糕的建筑产生。尽管在艺术中，意图是必需的，但它们仅仅是个开始，而非终结。本书剩下部分的主题便是谈论好的意图如何变成严肃认真的观点，并且反过来激发我们创造能够取悦我们或者更能打动我们的建筑形式。

目录 Contents

前言	Introduction	003
一	意义、文化和象征	
	Meaning, Culture, and Symbol	001
二	挑战与舒适	
	Challenge and Comfort	029
三	作为物体的建筑	
	Architecture as Object	046
四	作为空间的建筑	
	Architecture as Space	077
五	建筑与记忆	
	Architecture and Memory	098

六 建筑物与时间

Building and Time 122

七 建筑物与位置创造

Building and Making of Place 149

术语 Glossary 166

书目注解 A Note on Bibliography 174

鸣谢 Acknowledgments 180

一 意义、文化和象征

Meaning, Culture, and Symbol

毫无疑问，不论建筑及其结构对人类的性格和行为有何影响。我们创造了建筑物，之后它们塑造了我们，并调节着我们的生活进程。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政治家、画家、演说家、作家以及记者，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曾于1940-1945年及1951-1955年期间两度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带领英国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我知道建筑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我并不想宣称它能拯救世界。伟大的建筑不是桌子上的面包，也不是法庭中的正义。它确实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而且通常是以一种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但是它不能治愈病人，也无法向无知者传授知识，还不能维持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它竭尽全力能做的就是，通过创造一个舒适和令人振奋的环境来协助治愈病人和传递知识。尽管建筑无法维持生命，但这是它能够赋予存在的生命以意义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当我们谈论建筑如何无可替代之时，理解这样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建筑无可替代的方式——当然排除提供藏身所这一明显事实——同任何一种艺术无可替代的方式是相同的，即它让生命更美好。

自相矛盾的是，最平凡的建筑对我们的意义往往最重大——我们头顶上的屋顶，那些随意建造的建筑，它们为我们挡雨，为我们提供工作、购物、休息和娱乐的地方。像这些建筑——当地标准的建筑语言——并非本书的探讨重点，但我还会探讨它们因为我反对在严肃建筑和普通建筑物之间画出明显界限的观点。“自行车棚是建筑物，林肯大教堂是建筑”，艺术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写道。不过，二者有什么区别吗？它们都是建筑物，也都是建筑。和自行车棚相比，林肯大教堂的建筑结构更复杂，建筑成就也更卓越，而且创建它需要拥有更崇高的愿望。但二者又都是对塑造它们的文化的表达，两者都至少能在视觉上引起人们的兴趣，还能引发某种感情和情绪。和普通的车棚相比，人们对高耸的教堂有更多的话可说，但二者又有助于塑造我们的环境。和遥远的教堂相比，近在身边的自行车棚，分布在林荫道、高速公路带以及市郊城镇的商住两用的建筑——对我们居住环境的影响要大得多。

这些建筑算不上杰作，而且令那些自称政治方向正确的评论人士感到悲痛。然而我们却要自担风险忽视它们。麦当劳的餐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抑或移动板房、郊区平房、沿公路商业区、购物中心以及办公园区？它们可以陈腐过时，也可以令人愉悦或给人智慧，但很少能超越以往。然而它们还是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想要建造何种建筑的信息。而且它们常常作用很大，尽管让大多数建筑批评家承认这点会感到难堪。美国的许多建筑都丑陋不堪，同样，19世纪的伦敦建筑在伦敦人眼里也是丑陋不堪。今天我们所构建的环境大多毫无艺术性可言，这展示出了我们的现状，正如过去巴黎与罗马的建筑也展示出了那些城市的建城文化。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考虑现在的建筑而不考虑整个建筑环境是不可能的。不论是高速公路、公园，还是购物大厦、教堂、摩天大楼和加油站，它们都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我并不是想在21世纪初将我们周边的景致浪漫化，但我知道佩夫斯纳的学术界定已不再起作用。

或许它从未起过作用，尽管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从很多方面看，日常的普通建筑就像伟大建筑规模缩小后的简易版本，而且两者在质量上几

乎看不出什么区别。没错，位于伦敦的乔治时代风格的排屋（Georgian row）比伟大的乡村宅第更为质朴，但两者都属于同一类建筑；它们所表达的是同一种语言，甚至简易的贫民窟房屋看起来也像是一系列雄伟的带状房屋，和地下室的便宜货属于同一类。让人惊奇的是，正是与伦敦及其他西欧城市相类似的相对连贯的建筑文化，才促使佩夫斯纳对最好的 A 类建筑和普通建筑物做出了武断而无情的界定，因为和我们今天见到的普通建筑物相比，他在上个世纪头几十年经历的普通建筑更具有建筑作品的抱负。18 世纪的伦敦，乔治风格建筑创造了一种语言，普通建筑物和大师级建筑都能通过那种建筑元素的语言建造出来。如果当时你是一位建筑师，你可以很好地理解那种语言，还能以书面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如果你是个受过教育的外行，也能辨认和欣赏这种语言的种种细节。但是如果你一点知识也没有，你依然能从由那种语言建造的建筑物中感受到清晰而有韵律的愉悦感，你能看到它是怎样创造了一个活泼而美丽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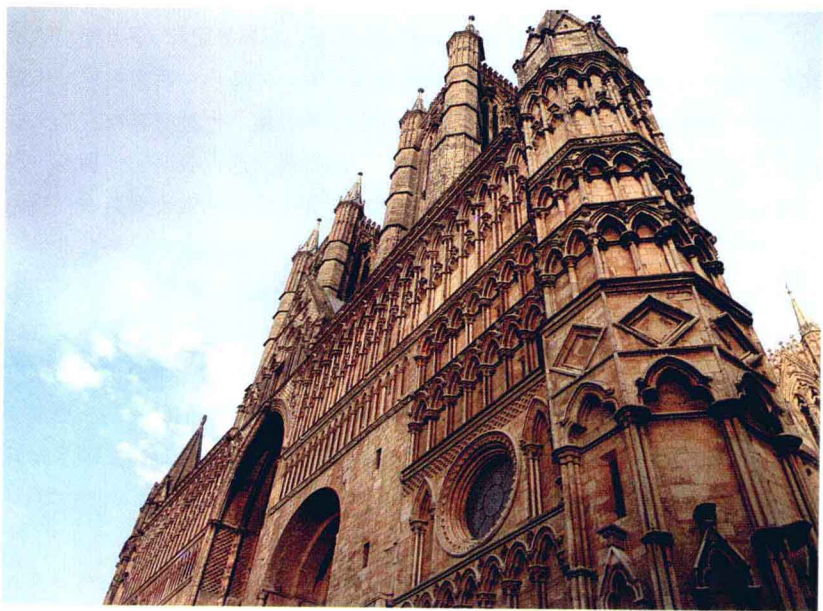
我们不需要仅仅提及伦敦或欧洲的建筑。比如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纽约，排列在其街道两旁的砂石房屋具有自己的一种特质，后来在这些街道上因受乔治时代风格和文艺复兴的激发而出现的公寓，也具有其自身的某些特质，甚至散发恶臭的拥挤公寓也具有自己的特质，这也表明它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建筑语言。这是一种石工技术的语言，其装饰细部散发着芳香，它源自这样一个信念：每个建筑物，无论多么私人化，都展示出了一种公共的存在——它对于街道和路过它的任何人都担负着一种义务，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理由进入建筑内部。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 100 年间，共同组成纽约街道的建筑物有一种相同的建筑规模；尽管这些建筑物通常很宏大，但它们会为行人指引方向，并作为街道元素而相互连接——它们属于一个更庞大的集体中的元素，而它们本身并非主要物体。这种共同的语言反映了对环境的尊重，是对建筑物能够创造一种城区结构这一观点的尊重，一种文明环境也发端于此。

把第九大街一座公寓楼上的装饰性飞檐看成是文明的标志，这有些奇怪，但是在 19 世纪末的纽约城市景观中，它确实是文明的标志。那种飞檐吸引眼

球，还把建筑物同其街坊四邻从视觉上联系起来，让建筑物成为更庞大的街道的组成部分。它表明一个建筑物除了仅为居住者挡雨之外，还有某些其他用途——可以说它的存在，无论数量多么少，外形多么笨拙甚至粗野，都是为了让环绕它的城市更加丰富。即使除了从它旁边走过之外，我们与它没有任何联系，它还是向你我打招呼。

公寓楼明显地想要丰富街道和城市生活的意图和方式，让佩夫斯纳的界定在今天变得不再那么有用。经过装饰的公寓只是一个高档的自行车棚抑或是林肯大教堂里来自尘世的一声回音吗？这回音是发自一只进化了的猿还是受伤了的鹰？该公寓是座实用性的建筑，但设计它不只是为了实用——暂不考虑价值判断问题——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对于建筑的一个最佳定义。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只要某个建筑物的物质外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



林肯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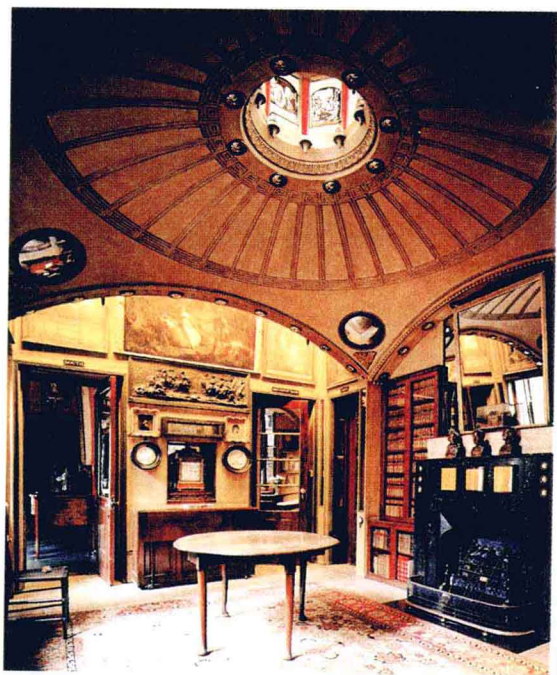
了文明意图，它实际上就是建筑。这种意图会自我表露，比如从公寓飞檐的粗糙花饰的朴素样式，沙特尔的石头杰作和着色玻璃精致深刻的感觉，或者从波诺米尼（Borromini）设计的罗马圣伊科（Sant' Ivo）教堂的非凡空间中，也都可以看出这种意图。尽管建筑意图能够成为一种装饰，但它并非只是一种装饰；它可能源自有意识的空间工艺，精心构造的形式，或者考虑成熟后同时使用的多种物质。艺术大体是由意图定义，建筑同样也是如此。

建筑在艺术和实用之间保持平衡，既精确又不牢靠。这些需求不是先于艺术，也不是追随艺术；它们不比艺术低劣，也不比艺术高雅（它们既不逊色于艺术，也不优胜于艺术）。建筑的各个方面是共存关系，每件建筑作品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方面都考虑进去。维特鲁威（Vitruvius）是公元前30年生活在古罗马的建筑师，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建筑的三要素“便利、坚固和快乐”，其他人的定义都不如他这个由三要素组成的定义更好，因为该定义给出了建筑的悖论，很有说服力：一个建筑物在有用的同时还要无用，因为艺术——用维特鲁威风格的话说是快乐——从其本质上看没有世俗的功能。基于此，最重要的是，必须根据工程学法则建造建筑物，这就是说必须要把它建造得具有坚固性。

维特鲁威不是以矛盾的形式将建筑的这些相互冲突的现实呈现出来的，而是以一种共存的形式呈现的；他的话的重点是想提醒我们，一个建筑物必须同时具有用途、良好的构造和视觉上的吸引力。维特鲁威也没有依照重要性对这三个因素进行清晰的排序。尽管将这三者按照重要性进行升序排列会令人高兴，但这只是维特鲁威所要真正传达的消息的一个注脚，而他真正想传达的是这三者相互依存。失去了坚固和快乐，便利也就一文不值。但是快乐需要坚固，因为坚固不仅让建筑物直立不倒，而且让其艺术达到最伟大的高度。建造金字塔、古希腊神庙、古罗马水道桥和哥特式教堂的人，不仅是工程师，还是建筑师；对他们来说，这些建筑要素是一体的。同样，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及其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或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出建筑要素的一体性。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要素已经出现了分歧，而且工程师也不是建筑师。但是每一个伟大的现代建筑，包括约恩·伍

重 (Jorn Utzon) 设计的悉尼歌剧院, 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 既是工程师的成果, 也是建筑师的结果, 失去了坚固, 快乐也就无从谈起。建筑的三要素缺一不可。

建筑既是艺术, 又非艺术; 它是艺术, 同时或多或少不是艺术, 这要依情况而定。这是建筑的自相矛盾之处, 也是它的荣耀所在, 而且一向都是如此: 它是艺术同时又非艺术。建筑不同于一幅画、一部小说或一首诗; 它的作用是提供居所, 它在现实世界里的现实情况让它与通常被我们归为艺术领域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和一首交响曲不同, 建筑必须拥有其一定的实用功能——给我们提供工作、居住、购物、朝拜或娱乐的地方——而且它必须具有坚固性。但是一个建筑物与被我们归为实用物体领域的其他东西也



伦敦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早餐房, 约翰·索恩爵士设计。